

保障性住房退出机制的漏洞亟待弥补

据新华社3月28日报道,为确保住房保障政策的公开、公平、公正,天津市今年将以加强动态核查为重点,健全住房保障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类保障性住房的申请、审核、公示、复核、退出等制度,重点对住房保障家庭的住房情况和租房补贴家庭的租房情况进行核查。对采取虚报、瞒报、弄虚作假等手段骗取住房保障的,一经查实,将启动退出程序,责令其退还已领取的租房补贴,或者退出实物配租住房。

保障性住房作为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困难的重要途径,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然而在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过程中,不时出现与设立这一政策初衷相违背的现象。如武汉经适房6连号、郑州经适房变身别墅群等,发出了

这些漏洞的存在,直接影响保障性住房战略的实施,同时也使保障性住房进入机制面临更大的考验。可以说,如果保障性住房退出机制的漏洞不除,骗购、骗租保障性住房的现象就难止,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的某些腐败现象就可能滋生

加快完善保障性住房保障制度建设的强烈信号。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纷纷出台了保障性住房准入和退出的相关规定。尤其是保障性住房的进入机制相对完善,无论是候选资格的确定、选房、租房过程的公开、监督机制的响应等方面,都有相对具体的操作路径。虽然个别地方也存在一些骗购、骗租现象,但总体而言,进入机制正在日益规范起来。

但相对而言,保障性住房的退出机制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各地也宣示加强退出机制建设,但往往缺乏具体、明确的操作规则,主要在三个方面存在漏洞:一是对利用不正当手段骗购、骗租保障性住房的收回,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二是对合格申领保障性住房的人员,在日后不具备享受保障性住房条件时如何回购其房,缺乏具体的制度规定;三是对承诺建设保障性住房且获取政府优惠土地出让条件的开发商,违背保障性住房规划如何进行制度惩治和弥补,缺乏具体规定。

这些漏洞的存在,直接影响保障性住房战略的实施,同时也使保障性住房进入机制面临更大的考验。可以说,如果保障性住房退出机制的漏洞不除,骗购、骗租保障性住房的现象就难止,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的某些腐败现象就可能滋生。

因此,尽快弥补保障性住房退出机制的漏洞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一是退出条件要明确,比如达到什么条件应该退出和政府回

购,出现什么问题必须处罚等等,都要有具体规定;二是退出程序要完善,比如骗购、骗租者如何按照有监督、可核查的方式退出,对接受政府回购保障性住房的原业主如何补偿等等,都需要有明确的操作指引;三是确定建设保障性住房的项目如果存在违规行为如何补救,对严重违规者如何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等,都要有制度性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已经认识到保障性住房退出机制的不完善,已经或正在着手完善退出机制的建设。除了天津,北京、青岛一些地方出台了相关规定,更多的地方仍然停留在研究层面,停留在纸面宣示之上。因此,尽快弥补保障性住房退出机制存在的漏洞,我们需要各地的具体行动。

□辛木

据3月30日《新京报》报道,山西王家岭矿透水事故救援指挥部设在焦煤集团一建公司山西临汾碟子沟项目部会议室,室内挂着四个大金字“勇争第一”。王家岭矿难抢险指挥部、山西省副省长陈川平说,“王家岭矿难就坏在这个‘勇争第一’上。”他说,对于煤矿企业,首先应该注重安全和质量。

这样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依笔者看,这个“勇争第一”为矿难埋下了祸根。据悉,为实现“项目建设必须雷打不动地坚持10月1日投产”的目标,中煤集团一建公司将井下各工程掘进段分包给各个工程队,并给他们下达每日进尺任务,掘进多了受奖,少了受罚。“勇争第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在以“进尺”论英雄的情况下,煤矿施工必需的安全保障机制似乎被忽略了。中煤集团一建公司工作人员曾表示,此事故的核心问题是未建立探水、探矿机制,对周边的煤窑分布情况不明。

一个经国家发改委核准、投资51.68亿元的省重点项目,竟然在对周边煤窑分布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就启动地号召各工程队“勇争第一”,何等荒唐!

不仅如此,“勇争第一”之下,已经出现的矿难苗头也被人为地忽视了。据报道,事故发生前3小时就有人发现漏水,并向地面报告。但接电话的人员并未在意。

中煤集团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巷道内有漏水反映很多,其他煤矿曾有先例,升井后发现一切正常,就像喊“狼来了”一样,喊得多了就没引起重视。

“勇争第一”,“争”的是产值、利润和政绩。据了解,中煤集团2010年的奋斗目标目标是产值6亿元、利润3000万元、成巷进尺39000米。正是在这个目标下,才有了“进尺考核制”,才有了“勇争第一”。其实,“勇争第一”的口号本身并没有错,它可以激励人们为了目标奋勇前进。但是,“勇争第一”不等于傻干、蛮干,更不等于为了争第一,可以不计一切后果。如今年,矿难发生了,上百人死生未卜。但愿有关部门能痛定思痛,真正懂得“勇争第一”是有前提和条件的,忽视安全,永远争不来第一。

□李记

别忽视“对骂门”背后的政府征地问题

据3月30日《河南商报》报道,河南新乡市农如曲花枝不满镇政府征地补偿,拒绝丈量土地,被镇委副书记说成是“母老虎”,随后农如曲回骂了一句,当场被几名工作人员带走拘留。记者前去采访镇委副书记时,被骂下楼梯。

同是和基层政府官员之间产生了纠纷,同样被“恼羞成怒”的官员动用警力拘留,“对骂门”和前几天发生在河南睢县的“茶杯门”有着太多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这位镇委副书记不仅辱骂了来访群众,还辱骂了前去核实采访的记者。可见,此君之“厉害”,更甚于“茶杯门”事件中的那位乡长蒋友军。

如今,“茶杯门”主角蒋乡长已被免职。相信这样的处理结果,会被一些人再次视为舆论监督、网络监督的“成功样本”。但是,笔者想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本质的问题,即双方为何发生纠纷。

在上述事件中,共同的诱因是,基层政府征地时与当事农民之间发生矛盾和摩擦。

对“茶杯门”的魏农民及其家人而言,他们除了在乎讨回一个说法,相关人员受到处理,更在乎的恐怕还是何时才能拿回被拖欠的征地补偿。

同理,在“对骂门”中,厘清当地那位镇委

副书记是否擅用警力、滥用权力是一个方面,而关注当地镇政府能否在该起事件后,给予农民曲花枝一家较为满意的征地补偿,则是另一个方面,可以说,后者是更为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更应该关注一些地方基层公共管理的生态,尤其要关注基层政府在征地过程中,何以会与农民屡屡发生矛盾。试想,如果一些人面对征地农民时,缺乏给一杯水喝的善意,缺少听进一句“回骂”的雅量(且不说官员骂人在先),那么,具体到给予征地补偿时,“公权力”还能有和农民心平气和商谈的耐心吗?

原因很简单,进入公共视野的基层征地纠纷,毕竟是少数。如果一些人动辄便以拘留农民作为威胁,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征地问题,恐难全部纳入理性公共管理的轨道,期待能得到妥善处理,则恐怕会更难。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基层政府在征地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从“对骂门”、“茶杯门”以及类似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前,一些基层政府官员在处理征地问题时,依然没有养成慎用手中权力,尊重农民权益、严格遵循制度的习惯。

对此,一方面,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从

接连发生的“对骂门”、“茶杯门”中,意识到制约、规范基层官员手中之权力的迫切与必要,从制度层面尽可能减少、避免产生类似冲突的可能;另一方面,我们期望即将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其配套规章制度,能适当扩大适用范围,在农村土地征收问题上有更具体、更全面的规范。比如,给出具体补偿标准,建立相互协商机制、缩小补偿上的城乡差别,等等。

能退票吗

看了烂片心情不爽怎么办?近日,“电影退票制”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据《潇湘晨报》报道,电影导演们对“电影退票制”的提议不感兴趣,有人甚至意见很大。

对于一部电影的评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很难有统一尺度。电影退票制不过是消费者的一个美好愿望罢了。但它或许能让一些导演多点危机感,今后在拍电影时多琢磨观众的工作,少一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赵春青/画



□黄哲安

贱卖

据3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安徽合肥在重拳清理整顿直管公房违规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违规者多是公职人员,他们有的购买公房面积超过规定上限,有的低价购买,高价出售,有的违规出租。

清退直管公房,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无疑是大快人心之举。而违规者大多是公职人员,注定了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愿有关部门能够坚持到底,让违规者把不该吃进去的吐出来,让百姓看到公正。

劣质餐盒

一位食品包装领域的人士披露:市场上一些劣质餐盒的有毒有害成分会溶解在食用油和醋中——据新华社报道,根据权威检测机构提供的情况,监管部门2002年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但毒餐盒并未被打退。

威胁人们身体健康的不合格产品禁而不绝,无良的生产者应受谴责,相关监管部门也应反思:如何尽职尽责地监管市场,还有很多事要做。

何必当初

据《检察日报》报道,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的海南省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原局长郑通卫,在《我的忏悔书》中说,“每次受贿后,我都寝食难安,整天忧心忡忡。”

如今,矿难发生了,上百人死生未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贪婪与侥幸的心理给了他们胆量,当然,比起那些“我不拿,就是不给对方面子”的受贿心理来,有“忧心忡忡”之感的他还算多少知道一些叫“耻”。

大爱长留群众心中

——追记优秀藏族干部、迪庆军分区原副司令员龚曲此里(下篇)

本报记者 杨连元

“龚曲菩萨”——在迪庆州的一些乡村,很多人这样由衷地称呼龚曲此里。在人们的心目中,龚曲此里就是“穿军装的菩萨”,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专门派来帮助他们的。

在迪庆州工作的几十年岁月里,龚曲此里时时处处在播撒爱的雨露,用心去扶贫帮困,不余遗力地为劳苦群众四处奔波,具体帮助过多少人,没人数得清;如今,提起龚曲此里,很多人都由衷地佩服他、怀念他。

“咱解放军可是人民的儿子”

那是16年前,初春的一个上午,龚曲此里带着一辆卡车到西藏的察隅拉货。卡车经过海拔4200多米的白马雪山山口时,漫天风雪袭来。这时候,龚曲此里发现,路边躺着一位老阿爸,身边还有一位老阿妈。他急忙对司机喊道:“快停车,我去看看!”

龚曲此里抱起老阿爸一看,老人的嘴唇呈黑紫色,已经昏迷不醒;龚曲此里知道,高原缺氧,人昏迷时间长了就很难清醒过来。情急之下,他俯身下去,用嘴对着老人进行人工呼吸,几分钟下来,龚曲此里的脸也憋得发紫了。过了10多分钟,老人慢慢睁开了眼睛;老阿妈一看,赶忙跪下给龚曲此里磕头,连声说道:“菩萨显灵了,菩萨显灵了!”

龚曲此里赶紧解释:“阿妈,我不是菩萨,我们是金珠玛米!”

老阿妈流着眼泪说:“你们就是穿军装的菩萨呀!”

询问中得知,原来这两位老人要去转神山,去的方向正好与龚曲此里的路程相同。这时候,龚曲此里将两位老人搀扶到驾驶室,自己爬上了卡车的大厢,此时此刻,天上雪花飘舞,寒气直透身心。驾驶员不甚理解:“为了两个非亲非故的老人,你这个正团职干部非得吃这个苦吗!”

龚曲此里诚恳地对驾驶员说道:“天这么冷,不能让两位老人坐在大厢啊!想想看,要是咱自己的阿爸、阿妈,咱能忍心吗?更何况,咱解放军可是人民的儿子,对人民群众得像对父母一样啊!”

这是龚曲此里的心里话,也是他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实际做法。每次下乡开展工作,或者回到自己的老家,龚曲此里都要在车上带着大米、罐头、衣被等,遇到当地的一些孤寡老人,或者是看到一些贫困的人家,都要分些东西给他们。

7年前的一天,龚曲此里回到老家,在和村里的老人尼布谈天时,尼布老人说道:“年

轻时,咱们总唱那支歌——《北京的金山上》,可北京的天安门是啥样啊,要是能去看看,这辈子也值了!”聊天当中,龚曲此里得知,村里有25位70岁以上的老人,都想到北京去看看。回家后,他把家里仅存的8000元取了出来,又到县民政局协调了一笔经费,把钱交给了尼布老人,让他带着25位老人到北京观光。

半个多月后,尼布一行返回家乡,他们拿着在天安门前的留影,逢人就讲:“北京真好,就像歌里唱的那样;龚曲此里真是共产党派来的好‘本布拉’(大官)……”

事实上,那8000元钱可是龚曲此里的女儿龚曲巴珠(汉语名字:龚雪琳)一直想着全家人得以外出旅游而用的钱,反倒都拿出来给人家旅游用了,孩子觉得挺委屈。龚曲此里好言劝慰女儿,他也给孩子许诺,有了空闲一定带着全家去趟北京。

可是,这个许诺最终还是一次次被推迟至今,而且再也无法实现。

“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人”

在迪庆州的一些地方,很多人见到了龚曲此里,还直呼其“阿吾龚曲(龚曲大哥)”,在群众的心目中,龚曲此里这个军分区副司令员,没有一点官架子,一副火热心肠,是个可以说说心里话、够交情的好大哥。龚曲此里就在香格里拉县城的街上,从军分区到家门口有2公里左右的路程;只要不是为了赶时间工作,上下班时他都是一路走回去,一边走一边和街上的乡亲们聊天,碰见谁有了困难,他都会热情相助。

有一位彝族姑娘吉心梅,龚曲此里一直帮助了她13年,使她顺利完成学业,并走上了工作岗位。

13年前,家在香格里拉县虎跳峡镇土官村的这个彝族姑娘,接到了中学录取通知书,当时她父母长期疾病缠身,下边还有三个弟弟妹妹,家庭生活很困难,再加上她是个女娃子,父母不想供她上学了。情急之中,她看到一份《迪庆日报》,报纸上有一篇报道龚曲此

里结对帮扶贫困生的文章。吉心梅太渴望读书了,她拿笔向龚曲此里写了封求助信。吉心梅没想到,就是这封“迪庆军分区大门转龚曲此里叔叔收”的信函,改变了她的命运。

2个月后,龚曲此里费尽周折找到这个彝族之家,带来2床军被,还有300元钱,他对已经感动得泪流满面的吉心梅说道:“闺女,好好上学吧,你要相信党和政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吉心梅如愿以偿地走进中学。龚曲此里又和迪庆军分区二连官兵一起,与其结对助学帮困对象,他们承诺,将一直资助其读书。再后来,吉心梅考取云南省民族中学,3年后,又考入云南民族大学;在其10年读书的日子里,龚曲此里和二连官兵共资助了24998.5元。

10年间,龚曲此里一直坚持给吉心梅写信,鼓励她努力学习;并且4次到其家里回寒问暖,8次到学校去探望,了解姑娘的学习成绩。随后,吉心梅也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获得两届挪威国王奖学金,还有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本来,大学毕业后,吉心梅可以到昆明的媒体工作,但当其得知家乡的学校因为一时缺少老师,有100多个学生面临着停课失学的问题时,姑娘心系家乡,转而回到迪庆州,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再后来,新的老师到任,她报考了公务员,还申请到海海拔和环境艰苦的德钦县工作。她说,自己一直铭记着龚曲此里最大的教诲——“尽最大力量为家乡做事,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人!”

危急时刻让他许多人走出绝境

很多人都会忘记,龚曲此里的生命之光曾经闪烁在很多紧急关头。为了群众的安危,在洪水中,在火灾里,在冰雪围困中,一次次的危急时刻,都有龚曲此里一马当先,奋不顾身,从而让许多人走出绝境,重获新生。

那是2008年1月下旬,迪庆州遭遇特大冰雪灾害,进出此地的大部分公路断道。龚曲此里带着官兵四面出击,在零下19摄氏度的严

寒中,连续奋战6天,包括大年三十之夜,他们都奋战在雪地上。

2006年1月,在扑灭虎跳峡镇森林大火的战斗中,龚曲此里过度吸入烟尘,引发高原肺病,一动起来就喘息不停。在这样的病情下,他坚持让战士用担架抬着自己进行指挥,一连干了三三天三夜,直至大火被彻底扑灭。

2005年盛夏,金沙江上游连降暴雨,沿江香格里拉县的五境乡、上江乡、虎跳峡镇大部分村镇房屋被淹,灾情严重。迪庆军分区组织3个乡镇1000多民兵投入抗洪抢险。8月25日这天上午,上江乡告急,龚曲此里请求行动命令,军分区政委说道:“你的风湿病那么严重,还是留守吧!”龚曲此里说:“我对那一带的地形熟悉,群众困在洪水之中,我都急死了,让我去吧,一点小病不碍事!”

一到灾区才发现,洪水随时可能涌进村寨,他给官兵下了死命令,又将民兵分成9个小组,要把他留在村外指挥。龚曲此里大声喊着:“群众困在洪水中,我必须进去!”他第一个冲进洪水中,给身后的民兵探出一条路来。当天,9个民兵小组便搜救转移群众360多人。

……

几十年下来,龚曲此里得了一身的病,有高原综合症、心肌梗塞、冠心病、高血压、肾功能不全、尿酸血病等等;很多人叹息,当初那可是个牦牛一样结实的汉子呀!多年的高原岁月,多年的辛苦劳累,拖垮了他曾经硬朗的身子骨。

事实上,龚曲此里有过能选择离开高原的机会,可是,他都放弃了;他说过,这里有党的事业,有自己的抱负,还有他离不开的各民族兄弟……

时至今日,龚曲此里离开一年多,迪庆州的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好军人、好干部并没有走远,他对各族群众的大爱已经长留人间,他的高风亮节也将感染、激励着更多后来人!

王光英、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彭云、周光召、曹志、李铁映、何鲁丽、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热地、盛华仁、唐家璇、肖扬、韩杼滨、叶选平、杨汝岱、钱伟长、任建新、宋健、钱正英、朱光亚、万国权、胡启生、陈翰华、赵南起、毛致用、王文元、王忠禹、李贵鲜、张思卿、丁光训、张克辉、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蒙、邓力群、中央军委委员吴胜利以及傅全有等。

以生命的名义

(上接第1版)

有煤矿安全专家称,发现透水征兆,要是能够迅速组织撤人的话,是可以避免事故发生。国家安监总局30日通报说,工作面上出现透水征兆后,没有按照规定及时撤人和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隐患排查治理不力,特别是今年3月份以来20101工作面回风巷多次发现透水积水,但一直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

记者在采访中,部分工人反映说,25日,在20101工作面作业的27队的一部分工人就已经发现工作面“掌头煤层压力增大,煤壁挂汗,并出现异味”,并向调度室进行了汇报,但没有引起重视。

一名湖北籍的高姓工人说:“事发前一两天前我就发现有异常情况,可以说是征兆,主要是巷道内雾大,看不清人,掘进时两边往下掉煤渣,这个情况也没人管。即使我们说了也没用。我们工人只干活,别的不问,拿到工资就行,安全问题是带班的和队长的事。”

陕西安康籍的工人陈某说:“27日我在井下干活的时候就发现,平常出来的煤都有煤尘,那天出来的煤是湿的,我感觉不对。28日上班的时候,队长让我下井干活,我说什么也不去,就和别人调了班。后来真的出大事了。”

曾在某大矿下过井的李某说:“水、火、瓦斯、煤尘、顶板是煤矿的五大灾害。像这个水患应该提前探测,我在管地矿干的时候都要探。他这个矿探不探我不知道,我也没见过探。凭我的经验,这么大的事故能够预防,至少能撤出更多的人。”

然而,这一切为事故埋下了“炸弹”。

赶工期、进度的代价

安监总局的通报称,这个在建矿井存在“劳动组织管理混乱,为了赶工期、赶进度,当班安排14个掘进队同时作业,作业人员过度集中,且领导干部带班制度不落实”等突出问题。

27队的一名工人说,“我们每天开班前会的时候都是要进度,要速度,经理说要上六部钻,五个人上六部钻。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前七八天,我们那个掘进班走得慢一点,一天是两米,项目部就是压制我们的那个经理要求我们每天要进到多少多少米;这几天一天进五米,项目部经理就说,你们进度很好,保持这个速度。就是有速度他就高兴了,没有速度项目部就压制得不行,有进度就有钱。”

“反正讲安全的时候就是微乎其微吧,每天就是要求进多少米,多少米”,这名工人说,农民工就是为了挣两个钱,为了生什么,人家骂就骂,给你你就骂,骂又不掉肉。

一名湖北籍工人说:“矿上就是要进度、要速度,对于安全问题,矿上有领导、有带班的,我们能说啥?人家让停就停,让干就干,我

们工人只晓得干活,能怎么办?”

一位姓徐的工人说:“这个矿井就是超负荷生产,为了赶进度,工作面太多、工作量太大,可其他排水、通风的设施不配套。现在井下有十几个工作面,根据我的经验,这些设备只能供五六个工作面需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人说,项目部整天催要进度,以前一个月我们最多能干2000米,现在提出干3000米。

2010年1月24日,碟子沟项目部通报批评了27队现场管理差,对该队罚款10000元,扣除本月50米进尺……

施工单位,中煤一建63处的一份2010年工作会材料上说,“碟子沟工程项目规模大、任务集中,目前已具备了综掘快速施工的条件,将有6条综掘机械化作业线和5条以上普掘线同时施工,是我们树品牌、创效益、出亮点、争第一的重点项目。”

自救器成了摆设

在稍显混乱的抢险现场旁边,一个“百日安全生产倒计时牌”格外引人注目。这个牌子上的倒计时从2009年9月23日至12月31日,已经过去。

如今,蓝色的牌子仍在,但安全已无。国家安监总局通报称,这起事故是今年以来发生在国有大矿的第二起严重透水事故,也是发生在基建矿井的又一起严重透水事故。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事发矿施工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章行为,未严格执行《煤矿防治水规定》,掘进工作面探放水措施不落实。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安全倒计时牌旁边的公告栏里,赫然贴着的,正是由中煤集团公司办公厅转发的国家安监总局的《煤矿防治水规定》。规定明确指出,严格坚持“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原则,一旦发现水患险情,及时将受水害威胁地点的作业人员撤到安全地点,并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水患。

显然,王家岭煤矿碟子沟项目部并未按上级要求“好好学习,贯彻执行”。可是,再好的安全法规,如果不是照程序“转发一下、墙上一贴”的话,其效果可想而知。

在采访中,一位山西运城籍工人告诉记者:“昨天有个记者问我们自救器怎么用?这真的把我们问住了,真不知道自救器怎么用?你看我们这儿多了,不会用那个自救器?但是矿上说自救器必须领,还要压我们300元钱,你要是丢了或是坏了就要把钱扣掉,反正你背着就行,会不会用没人管。可是多数工人到井下后就把自己自救器撂那儿了,要是没有安全员来检查再戴上就行了。”

普一队的一名工人也反映,在底下的百分之九十都不会用自救器,只有少数干了很多年的老矿工,遇过事情才会用。危急时刻能救性命的自救器,就成了“摆设”。

(新华社山西乡宁3月31日电)